

# “吕王、济南王”与洛庄汉墓墓主之谜



章丘地理

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的发掘引起世人瞩目，作为一座西汉诸侯王陵已确定无疑，谁是这座王墓的墓主人？至今仍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一个谜。笔者以为，对西汉初期章丘历史的发展，以及吕国、济南国的演进变迁进行详细的史证分析，是揭开墓主人之谜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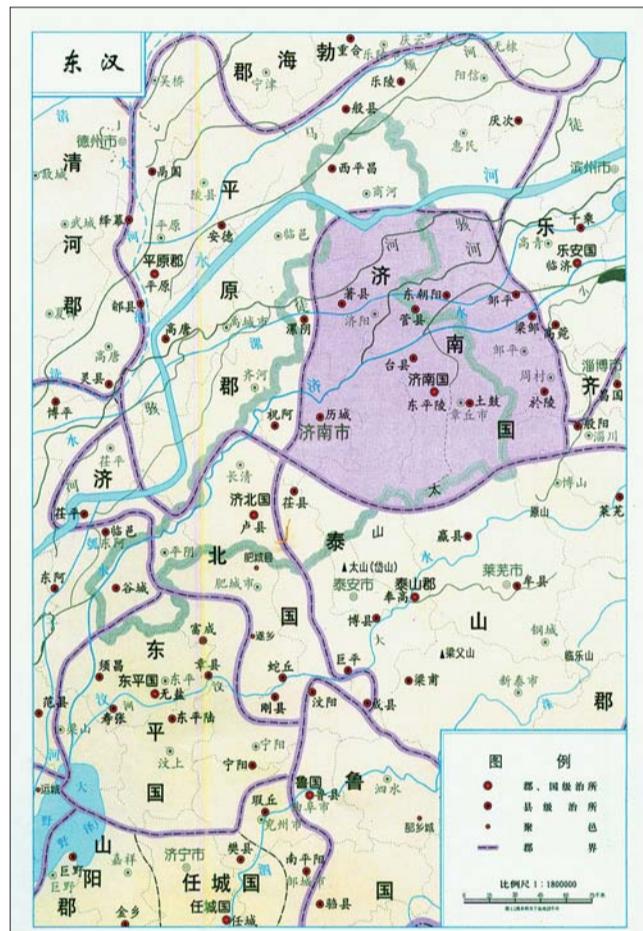
翟伯成

## 齐国被分割的历史背景

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击灭项羽后，建立了西汉王朝。西汉政府在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上，建立了一套更加完整、严密的统治机构，但与秦朝不同的是，与郡县并存，又实行部分区域的封国制。汉五年，韩信由齐徒封为楚王，齐地亦随之成为汉朝的郡县。但是，刘邦“惩戒亡秦孤立之败”“非刘姓不能为王”（《汉书·诸侯王表》），在逐步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，又大封刘姓子弟为王以镇抚天下。汉六年，刘邦封庶出长子刘肥（刘邦称帝前泗水亭长时与曹夫子所生）为齐王，“食七十城，诸民能齐言者，皆予齐王”（《史记·刘悼惠王世家》），都临淄。在所有封国中，齐王的封区最大，而且有相当大的政治独立性，诸侯王在封国内是最高统治者，各自纪年，“官室百官，同制京师”。齐国在相国曹参的辅佐下，国力强盛。这种局面，由于齐悼惠王尚年少，因此还没有构成对中央集权政治的威胁。随着国力强大，齐王渐长，矛盾也开始显露，因此削弱、分割齐王的领地并抑制其发展，就势在必行了。从汉惠帝时期开始，齐的封邑逐步分裂为几个较小的封国。

汉惠帝二年，齐王刘肥入朝。齐王虽庶出，但年龄比惠帝大，是惠帝的兄长。因此惠帝与齐王宴饮时，不行君臣之礼而行兄弟之礼。这种情况，引起了本来就对齐王有戒心的吕太后的不满。吕太后要借此用鸩酒诛杀齐王。齐王害怕不得脱身，接受了随从太史勋的建议，将城阳郡（治所在今山东莒县）献给鲁元公主（刘肥同父异母妹，为保其命，以母事之）为汤沐邑。吕太后转怒为喜，齐王刘肥才得以脱身归国。

汉惠帝六年（前189），刘肥去世，刘肥的儿子刘襄继位为齐王，即齐哀王。次年，齐哀王元年（汉惠帝七年，前188），惠帝去世，吕太后称制，天下事皆决于吕太后。吕太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，将齐的济南郡（辖境相当今山东济南市、章丘、济阳、邹平等县地，“济南”一名在历史上最早出现。济南郡的前身是博阳郡，高祖六年从济北郡析置出来，再加上淄博郡西部，是齐悼惠王七郡之一，并未封国。因此，一些报纸上称吕台为济南王，不甚妥当）划为吕王奉邑。吕太后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了在幅员广大的齐国插入一个楔子，设一个桥头堡，分割齐国与其它国的联系，以便进行监视和控制。偏吕台不能久享，受封未几，公元前186年，一病身亡。吕太后很是悲悼，命太子嘉袭封。不久，吕后以吕王嘉“居处骄恣”，又废掉了他的王位，同时封死去的吕台之弟吕产（吕嘉之叔）为吕王。高后七年（前181），吕太后又封梁王刘恢为赵王，封吕产为梁王，封刘太（惠帝子，实为吕氏之后）为吕王。将齐的琅琊郡（治所在今诸城，辖境相当今山东半岛东南部）割出，立汉高祖刘邦的从祖昆弟、太后妹之女婿营陵侯刘泽为琅琊王。另外，齐哀王刘襄的弟弟刘章被封为朱虚侯（封邑在琅琊）、刘兴居为东牟侯（封邑在东莱），封邑不断地被分割。



西汉时期的济南国地图



洛庄汉墓出土的编钟



洛庄汉墓出土的车马阵

## 洛庄汉墓墓主人之推测

先纵观汉初齐国及“吕王”和“济南王”的历史。

刘肥齐国世系：

（1）齐悼惠王肥；（2）齐哀王襄；（3）齐文王则（济南归其管辖极其短暂）

吕国国王图：

（1）吕台（前187年）；（2）吕嘉（前182年11月立）；（3）吕产（前182年立）；（4）刘太（前181年二月立）

济北国（济南归其管辖）  
王刘兴居（前178），翌年被诛。

济南王刘辟光（文帝十六年），景帝三年被诛。

再结合现出土的“吕大官丞”、“吕内史印”等封泥和“齐大官印”等铭文，可推知：

第一，墓主人极可能是吕台。因为发掘出大量印面为“吕大官印”、“吕内史印”的封泥（印章），为考证墓主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。在西汉前期郡国的官署基本上是依据中央汉室而设置的，与中央同名同责，为了加以区别，一般郡国的官署均在前加以地名。“吕大官印”、“吕内史印”、“吕丞印”前面的“吕”字即指地名。因此，这些印章均应是吕国的官署印章。而墓葬附近正是东平陵城所在地，西汉时期该地共存在过两个国，前为吕国，后为济南国。济南国的国王因负罪而被杀掉，属于非正常死亡，一般不可能有如此高规格的陵墓。再说，吕台是刘邦之妻吕后的亲侄子，刘邦死后不久，吕后就执掌了实权。吕后掌权时，把齐国的济

南郡划归过来，分封为吕国，吕台是第一任国王。后来的吕王均被诛杀，按当时埋葬制度，被诛的国王是不会被厚葬的，因此，只剩下第一任国王吕台才可能有如此大规模、高规格的墓葬。

第二，墓主人是不是刘肥？在公元前189年，齐国国王、汉高祖刘邦的长子刘肥也因病去世，而在当时洛庄一带仍然属于齐国管辖。由于吕台和刘肥去世的年代相近，而且在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面刻有齐国的文字，因此，一些学者认为墓主人也可能是这位汉代皇子。从现阶段出土的铜器上的所有铭文看都是刘氏的，而封泥仅相当于现在邮寄东西的封签。再从发掘中出现的几个谜团可推知，东墓道坚硬的封土上发现清晰的车辙印，而且东墓道较长，可知墓主人可能是从东面过来的。但笔者认为墓主人是刘肥的可能性极小，只有一点笔者不能断然否定。从发掘出现的封土后又挖坑祭祀，似乎证明墓主人可能是刘肥，从历史上看，齐国被分割又被复原，刘氏之后人可能多次来祭祀。

第三，也可能是刘辟光。景帝三年刘辟光参与“七国之乱”而自杀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：被厚葬于章丘危山（即在洛庄汉墓之南4公里处），日本侵华时，日本人曾盗掘过，但并无所获，也没有证明墓主人是刘辟光，因此，也不排除是刘辟光的可能性。

## 洛庄汉墓的发掘将改写汉初的历史

若为吕台之墓，不仅将为改写中国编钟、编磬的历史，也将改写汉初丧葬习俗礼仪制度的历史，并将对吕氏篡权还是吕氏已经建立帝制进行历史的重写。古人重丧葬之礼，尤其王侯将相，“……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…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，而背死忘先者众。”往往起陵山以标世。吕台之薨，正值吕王才封未久、吕国新立之时，诸吕正心高气傲，睥睨诸刘，侧目汉朝江山，必为其大肆操办，以扬吕抑刘。这时诸刘被诸吕分割包围于各处郡邑，为求自保，必纷纷前来吊祭奉礼（以吕氏女婿身份者不必说）。洛庄汉墓无论从规模、出土文物规格、标准来看，都大大超出了一般“王”的制度，有些方面甚至为帝王陵所难及，说明了当时吕台丧葬规格之高和诸吕野心展现以慑诸刘王的要求。

再从吕氏的起家及出土的编钟、编磬来看，吕台是由郦侯起身封王的，而吕氏家族的大本营是吕公当年的临朐侯国，在今山东定陶、菏泽、成武、巨野、济宁、单县，江苏省丰县、沛县，河南省商丘县、安徽省砀山县交会地区，与鲁国为邻，这些地方都在睢水、泗水流域，既是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地，又是当年吕公令沛之故乡，是吕氏家族的发祥地，自古是出产磬的地方。

磬，是古代帝王礼乐中必不可缺的器物。其音雅，可调宫商，可奏韶乐（韶，乃虞舜时期的一种乐舞，又称“箫韶”）。其声润，代表德。自唐尧之时即为王者所用，但中国哪里出的磬最好呢？《禹贡》中有“四瀕浮磬”之句，可知产在泗水流域。《括地志》

亦云：“泗水至吕梁，出磬石山。”《随志》云：“下邳有磬石山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“磬石山在下邳县西南十余里，即《尚书》云泗瀕浮磬者。”《大清一统志》：“磬石山，在泗水南四十里，出磬石，上供乐府。”按《水经注》引《晋太康地记》曰：“泗水出磬石……东南流，丁溪水注之，溪水上承泗水于吕县。”则磬是吕国吕氏家族发祥地——泗水的独特产品无疑。

吕台封王后，墓葬济南，而不是原周吕国都吕都附近的吕陵（今荷泽西南吕陵集），必把磬陪葬，一方面它代表王乐，符合吕氏王天下的野心，一方面它又是家乡的特产，代表祖封祖国之地。而且，吕，本意又是阴律，《周礼·春官大司马》有：“奉黄钟歌大吕，奏姑洗歌南吕，奏夷则歌小吕。”又，《大师》云：“阴声大吕应钟，南吕应钟，小吕夹钟。”《汉书·律历制》：“阴六为吕，吕以旅阳，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。”

钟磬等乐器所演奏的钟吕之乐，在某种意义上吕氏除了帝王之制外，还有图腾的作用。所以，吕台墓中以磬、钟代表黄钟大吕，应钟南吕，夹钟小吕，寓意吕姓得钟吕，得宜又得时。（这里还必须指出：吕台祖父吕公以相术名闻天下，其后亦必迷信。）洛庄汉墓中出土了整套整套数以百计的钟、磬，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。一言以蔽之，外戚吕氏实际上已经掌握实权，并掌管整个国家。

纵上所述，仅仅是笔者从史证角度的一点探讨，还有待考古专家进一步发掘论证。

（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、市文联副主席）